

音註韓文公文集

八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

一有三首字
一有一首字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
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
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一字無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
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
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賜之厚祿以寵貴之去爾
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

大綱廿四

韓文十六

音注

曰載者舟一作載也浮沉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
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去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
者言若此則天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
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
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
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
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
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
其所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
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
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
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

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一作與正辨時

俗之所惑居窮守字約亦時有感以怨對詩音陳爾雅怨也

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

上音翰誰也書民無或胥講張焉幻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

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所字有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

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

濱於死而益國得其所者爭笑之勿將棄其舊而新是圖

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

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其字有成材一作其亦可

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

一作古君子之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

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一今本備年不得

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

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

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其字有志則命也其亦

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一作

恊于極不一作弗懼一作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

進者而君子一作君子而不逆之矣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

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

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

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

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

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

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
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
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其一作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一作今天下
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稀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
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雅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
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
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
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
鹿之與麴猿狉音抽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一作
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今有國家之仕進
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彫琢之
文考之以轂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
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者
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
昧昧惟一作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上一作宰相而
求仕者一有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天子一本無此二
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閣寬通之士必且
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
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
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
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
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
者知所一有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一作所著文輒採

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一有辱賜觀焉一有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往一作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

小二十八

韓文一六

四

黃

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其一無愚一有甚字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

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

聞而見之矣一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

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藝於火者有可救之

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

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一有子言則然矣宰相則

知子矣如時不可何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

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為之耳非天之所

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

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一有使防禦營田及諸小使等

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

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

一有羈旅字

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

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

大四九十四小五

韓文十六

五

文

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

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
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
望盛德至一作如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
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
日矣書冊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闖人辭焉惟其昏
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有問下其亦察之六字古之士三
月不仕則相吊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
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
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
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
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
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
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
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
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
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
官一作功所辱欲致一書聞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
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
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一作復重累其辭諒
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行亦一作亦行自念方將一作
當遠去潛深伏隩於到切四方土可居爾與時世不相聞

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殼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六經之外百氏之書未嘗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于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也也一無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事一作既不得而即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一無之一有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一有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為不進而眾人進未始為不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趙本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愈十四再拜十五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音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一于手筆以問之班上音攀又音下于元反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一無此三字於故舊之道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一作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比目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

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一有也字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乎一作於俳優者之辭顏怵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一有所字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辜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

大五十四

韓文十六

八

万

相如揚雄之徒進於一作于是選一有僕字必知其懷一作愧慙

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一作出於今之世其

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

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

得蓋欲以具養萬養孤窮其夫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

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

比之獻王者以為必俟良工一作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

雖則兩一作兩足一有而字不為病一作痛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

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

必待是而後振一作進者尤非一作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

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削一有足下字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

俗尚有未一作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王上不
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一無得得失致
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
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
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所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趙本作德之趙本作幽光二者
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也又
所謂勅渠京切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
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
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

蔡

昌文十六

九

大正八十五

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
其宮者也烏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
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
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
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
至於古之立言者一有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勢勢
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
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
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
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
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

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越筆切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心字無以為喜，與之則心心字無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一作府無迷其途，無絕其源，一作虛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足，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得一作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一本有耶字，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

蔡

昌文十六

十

秋五十五

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一作垂，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人字有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一有愈字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一作恭雖孔子不得一作能行於五鄉，宜乎余愈一作愈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一作咨於

我耶其思廣聖人之道耶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生無字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饜是而穀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浙東觀察李中丞書遜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一作能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榮榮昌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一作於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於李君朋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

表八 昌文十六 十一 抄四十八

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一有字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一無語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且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一有棄字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百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一作能別計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一有中平平生所知閣下能信而置之於門耶籍又善為古詩使其心不以憂

衣食亂也一有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一作所

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一作吹竹彈絲敲金擊

石也夫盲者業於藝必專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

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

其盲未甚庶幾其字有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

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字有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

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度之籍

慙覲他典切一音臆面慙再拜

答李師錫一云圖南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

其首章則一作吾子也盛有所稱引一作元賓行嶮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包一作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

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庸衆人一作非庸庸之衆時吾

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

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一作如元賓

焉今者辱惠書一作今辱示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藪容悅

詩往切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

子之心有似一作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

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

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

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歟吾子樂

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師錫一云陳生商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尊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

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龍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眾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趙本無此十一字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一有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一有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一作之道者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一古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獨一作守是說而俟見知一無知字焉愈白

答李翱書

使至辱一有下字足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一有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

無所有一云養體之家累僅三十口攜戶圭此將安所歸

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

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誠謂我入京城有益乎一作足下

京城有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

守驅一作執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一作門開口論議其安能

有以一作所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

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

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一有己字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

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得一作豈不以明天子在

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惶惶

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

忘一作忘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一作終安所為乎

小四十一

韓文夫

十四

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

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

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為一作如子之所去者力

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

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一作渴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

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一作其愛於我者尤一無少不

知我者尤一作猶及吾豈一無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

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

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

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

一瓢飲在陋巷一無此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

者有聖者一有而字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

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
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
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書

上張建封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
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
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
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
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作
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
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
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
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

小四

韓文十七

十一

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
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
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
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
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
事也其字無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
事也可以言此事一士可以此言進一士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
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
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待一作士也如
此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

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於故
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
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
也如此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
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
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
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
己則未也伏惟哀察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
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直均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菊價益高生遠客懷道

大
小

韓文二

二

十一

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一作傾渴不展思想無已愈

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

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行者其誰能之所示千

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

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一作答之如何夫別

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

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所一作非

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

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一有不則庶可矣

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

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一有語於人用

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一有書尤嘉

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上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進一作達之士負

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

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

援音來推他回切引進也禮記上弗援下弗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

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

韓文十七

三

大西字十七吳

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一作苞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

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一無未得耶

其一作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一有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

常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五罪切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

之享一作宴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一無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測

切者既不足以一作與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二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

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君平書

洪曰劉禹錫云韓十八大輕薄謂李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

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豈不是聰明過人也按退之與羣書稱羣不容口不應有此語蓋禹錫晚與公不協益惡之言耳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居宜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

韓文公七

四

大十四三 吳

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一無所

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也僕自少至

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

一無所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

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善或以其久

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

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一無不可

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一作考

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

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

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

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

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邪
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無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一作白

黑於胷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
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矣抑猶可疑者僕謂

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一作法好惡不可不明

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

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

亦知其清明辭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

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肉也之夜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

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

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

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

死不取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一有竟如何無乃所好

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

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

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

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

者邪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

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

滿拜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

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鬚亦有一莖兩

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

圖於久長哉以此思忽忽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蒲

前不能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

老嵩山一有下字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京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其若加其新也矣一無字厲乎其言其若憫其窮也矣一無字退而喜也以一作若告於人其後如東

韓文公

六

大十四卷二

吳

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於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文一無字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粧飾皆有指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言信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一有復字得吾子僕嘗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一作久不自聞也

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皆謂僕之徒相，音百倍足下，持與僕一作居居字無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之字無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一作罪於人者。僕至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意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許拱而易其行，僕何能爾？一作委曲從順，向一作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言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一有不敢當不敢當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一作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謀與力，一作謀力者非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一無足下下字視吾

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
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其與言也
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
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不幸以其所爲
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而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
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夫名譽善惡存乎人
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
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
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
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
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
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愈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
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諫不足聽者辭不足
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
必曰有危墮一作墜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
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孰則無危墮
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
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
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一無之字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
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
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
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

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一作懸垂於臆臆一作腹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持然慮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一作賦實有意味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
知直似古人亦何有一無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則
意中以為好即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即人亦小怪之大
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一有文者下筆
令人慙及示人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

大四五十七

卷三十一

九

月

者即必以為謂之字大好矣不知古文真一作直何用於今

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

之言一無之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

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類一作也其時相

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

彊而已乎一作此不為此不為一云知雄者其弟子侯芭

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芭之他文不見於

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

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

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字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

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

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一無至字平至也然閱其業

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一有未知果能以不技去乎八字而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參公具外薦士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一作于堂而望乎一作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士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一有司貢士者相一無知識一作深矣彼之所一有以字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

大西十七

韓三二七

十

方

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也一作矣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一有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也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妄一作詐佞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

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
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
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
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
其義求弟子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
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王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
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論語一作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
也有沈杞者張菘者一作菘尉遲尉音汾者李紳者張後餘
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
收人望得才實王司疑焉則以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
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
亦幸一無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
大綱 韓二二七 十一 周

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
楚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
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
一無如 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王司不能信人人亦
此字 無足信者故蔑然一作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
信之資一有與字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
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
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
懼再拜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君牙一古與
京西節度使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
 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
 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
 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瓜牙為
 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
 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
 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泱泱乎一本無泱泱
乎字音光功業逐日以新
 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
 之人使或願馳一傳音轉驛遽也周禮傳達于四方或願操一戈納君於
 唐虞收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者亦蓋有其一無
其字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誦粗言其事
 問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
 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
 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
 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
 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一作以千金與之則愚
 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
 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己固已
 得其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
 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
 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一有
固字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

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
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
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
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
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
無先爲容也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
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叙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
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
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音詣伯樂遇之而不
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

大正五十四
小五十五

韓二十八

二

劉

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
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如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
云耳一無耳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
一無比字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
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下承於市者
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
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再拜

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

月日愈再拜

一云應博學宏辭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韋舍人閣下

天地之濱大江

之濱

音汾水崖也詩鋪敷淮濱

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

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
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爲之關隔也然

其窮涸下各不能自致乎水為獯獯上音頻獯之別名也

笑者蓋八九年矣一作十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

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

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

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

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

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有

致之清波乎清波一作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

命而且鳴且號之者一作且鳴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

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之察之

答劉正一作巖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

誠然幸甚幸甚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

於後輩苟見其志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

士大夫莫不皆一有能字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之名名之

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

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

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

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無易惟其是而已矣一作惟其是耳非

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

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

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

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

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

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士一有為文能深探他南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要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一作必當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如何愈白

荅殷一有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

水四十八

韓二一八

四

楊陳

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日一作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踖踖愧生於中頽變於外不復自比於前一作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居宜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強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

拳拳

一作卷卷 苦遠切

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報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辛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作

快如五五

百二十八

五

長

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為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一作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簡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信字無奉釋氏者此傳之者一無此傳之者字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數一作十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自自字無胸中無滯疑一無自胸中無滯礙六字一無自字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

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効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

大五十三

昌三十八

六

宏

九法數

音姪數也書

禮樂崩而夷狄橫

下孟

幾何其不為

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

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

苟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上音朱南蠻語也後漢語言侏離注蠻夷語

也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

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

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

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

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

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

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

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

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音直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

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愈再拜

答呂醫晉山人書

愈心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

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

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龍磨

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為家亂聖人之宗

後生習傳雜而不貫一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耶

一作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其是

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

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

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

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

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
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
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足下行天下得此此一字無於人
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
節其不肯阿曲一作效俗一作效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
將坐足下三浴而三重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荅渝州李方古使君書

乖隔年久不獲數附書狀狀一字無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
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
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
所為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
哉是比數愈於古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

大西三

昌二八

八

安

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伸一作信之一有雖
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
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不敢忘去其心期之無已四字無上以報見待惟且遲音之
勿遽其足切止一作棄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
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
祇增媿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荅元微之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音真姓也
傳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
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
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片其餘以救

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
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
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一作州大臣以
標白一作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
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
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
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
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
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旣承命又執
筆以俟愈再拜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八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書序

與鄭餘慶相公書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知所示不可依仗孟氏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

大四五

昌文十九

十

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滋相公書

伏聞賓位尚有闕負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叢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辭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以一作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

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竒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有巢窟一作穴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

難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

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上音浮與

也左氏右援桴而鼓陸德也誓衆而前者但月一作日令走馬

來求賞給助寇為嚴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

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

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上苦莽切下口既切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

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蹄一作躡大計切又徒切

大四二八

昌二十九

二

七

通俗文云小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

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比日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

我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

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

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

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

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

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

地蚊蝻儒稅切蟻蟲之聚感兇豎吮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

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

大夫勞於國議握兵之將熊罷熊猛虎上救居切列子帥熊

之士畏懦城切將六踰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閭下能

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

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尚敵之意用儒雅

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一作其口而奪之氣愚

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上卑履切下遲遠切起立豈以為閭下真

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

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彩可畏

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笈益一云增欣

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

道閭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

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

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

居且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

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

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

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

風之驚焉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閭

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一有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

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一作萬福即日愈蒙恩

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
贊善十一郎行已曾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
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
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撰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
有書問稍簡遂敢自踈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又闕附狀
因開一作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
但增慙竦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
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任馳戀謹因使回奉狀不宜謹狀

與華州李實尚書書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
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倫一作

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吝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
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之感獨宿直舍無可告
語展轉歔歔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
閭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且密以上聞不
且以踈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掛時事務為崇深以
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宜帶為
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奉狀不宜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笈口友人書

一作笈口友人論
京尹不臺參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去容桂觀察使無
傳字帶中丞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
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宜與李
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

京尹

洪曰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

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教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

參也唐本故事須臺參下云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恩以為然便令宜與李紳不用臺參

洪曰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夫人見近事習耳目所孰稍殊異即怪

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

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

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

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不及自修報伏惟照察

送陸欽州參序 并詩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

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 一作從之良齋 音資咨涕洟咸以為不

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

狀四冊類

韓文公

五

楊陳

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宰

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

而齊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

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謂 或一作咸先一州而後天下

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

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 一作美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

誰與翱翔欽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 一作兮胡不為

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穀風撓之鳴水之無穀

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無穀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

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一作有一作穀者

其皆有弗平者乎藥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

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

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

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一作古奪字

強取也廣韻引古周書效犧矯虔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

人穀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

而假之鳴其在於一無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

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

其歌鳴伊尹鳴房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

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穀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

楚楚大國也其二也上九切以屈原上九切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

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

古文漢字史記云齊勿子亦姓到田駢蒲眠切鄒衍戶佼音絞魯人商數師

書二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

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舊

當從舊本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

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

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

高出魏晉一作魏一作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

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

將和其轂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
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夫矣其在
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
不憚者然一作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志雍序一云仲輿

愈嘗以書自通于公頓音迪累數百言其大要也言先達之
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
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
求而一有喜字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
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一有出字之才而能與卑
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言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
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

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
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
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平府爲觀
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
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
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
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
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
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一作已
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
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
非使君之賢其誰能從一作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

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平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

山隔其陰鉅海敵一作非其陽是維一作皆島居一作夷卉服之

民風氣之殊著自古豈是焉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

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一作疾不興

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

帝臨御天下二十有二年洪曰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至貞元十六年凡二十二年時公

自徐州休居于洛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

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

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

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己

大三十九十九

韓文十九

八

楊陳

不憚行於遠也趙云不憚我於行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

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平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節又樂之尤也四方

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

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

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

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

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

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少

儀於是總太學儒官二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

既陳肴羞惟時酸棗上阻限切下古馬切序行一作獻酬有容歌風

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穀褒衣危冠愉愉一作與如也有一
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樽俎之南鼓有
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
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
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
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一作暉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
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
遠邇疑乎其上也無一人二字一故上之人行志
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
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

惟也 韓文友 九

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
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謂之忠見一善
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
眾人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人之所同惡焉激
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音弗 悱也 莊子

然作 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是一作者俗所謂良有司也

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一作乎為人向一作

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一作非君人者之過也

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
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

一有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

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字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一作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一作既屈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觀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一有子字非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利寧有利不利耶

送李愿歸盤谷序

東坡云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此序孟州濟源有石本其間異同當以石本為正

今文注其下

太行胡郎切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

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今本人名穀昭于時坐

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

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

喜有賞怒有刑才今本峻今本滿前道古矣而今本譽盛德入

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裙翳

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今本用力於當世者之今本有

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遠望今本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

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今本安

與其有字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字樂於身孰

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俟於公卿之

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上七私切下七餘切

口將言而囁嚅上之涉切又而涉切下音儒楚聲囁嚅需

非言也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

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

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土維子之稼一作可稼而穡一作可稼

之可盤之泉可濯可湘湘一作公一作可濯而泂一作可濯

之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

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今本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

守護兮呵禁一作不祥飲則一作食兮一有壽而康無不

林四十五 韓文九 十一 非

足兮奚所望音忘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
徜徉上音常下音羊猶徘徊也楚辭且徜徉而泥觀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水指

三



